

女人，
究竟生而为王抑或后天修炼？
失去遮风挡雨的屏障，
且看公主如何晋升女王！

秘密

请叫我女王前传

叶蓝
作品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秘密

请叫我女王



叶蓝
作品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叫我女王前传 秘密 / 叶蓝 作品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964—9

I. 请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457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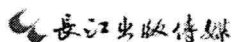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刘碧芳 夏 帆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盘古时代·洪七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7.125

版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9 千字

定价: 27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—

每个人都怀揣着很多秘密，自己的、亲人的、朋友的，甚至陌生人。这些秘密就像影子一样随形，却无法宣诸出口。所以我也有秘密，我的秘密就是他，这个男人现在就静静站在窗前。逆光中的他已不年轻了，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，发鬓里夹杂着银丝。许是北方人的缘故，身躯依旧伟岸，包裹在量身定制的西装里沉稳如斯。借着光影，我的手指慢慢攀爬，顺着脊背向上，缓缓地环上他的腰，这是我无数次幻想过的场景……

“铃……”桌上的电话铃声大振，我收回心神，抓过电话：“你好！请问哪位？”我的声音专业而磁性，当然，练习了三年，就算躺在他的怀里我也能安之若素吧。整整衣裙，走到他的房间前轻轻敲门。

他回过身，眼神相触的那瞬，我心神一凝，眸子里仍旧波澜不兴：“老板，周先生的秘书说他那边还有两位从北京过来的客人想

参加今晚的饭局，不知可否？”

“什么客人？”

“一位是北亚联合的王总，一位是银国控股的刘总。”

“哦，我认识。”他再将目光投向西九龙新落成的大厦，下个月公司就要搬去的新址。这是亚洲第一高楼，还未落成便已与多家外资银行签订了租约。原本像这种优质物业是不会轻易出售的，因开发商是老板的朋友，所以我们才拥有了三层。公司这几年扩张很快，我不敢揣度他此时的想法，也不再打扰，转身走出办公室。默契，这可能就是我能跟在他身边三年的原因。听公司一些老员工说，在我之前基本是一月换一位秘书。有的是他受不了对方的迟钝、愚笨，有的是顶不住那无形的威慑，自己辞职。太阳星座狮子、上升星座也在狮子的人不在现实世界封王，就在精神领域称皇。

已临近放工时间，手头上的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蓝色织绣封皮的日记簿，中间饰了一块玉佩，是我去上海游玩的时候在新天地买的，很别致。翻看着一篇篇日记，脑海里不由得又浮现出那晚，他站在我面前，街灯在他头顶笼出淡淡光晕，仿似救世主。而我赤着脚，脸上的睫毛膏和口红糊成一团，努力睁大婆婆的泪眼终于认出他，哑着嗓子开口道：“南哥，是你啊。”我抹了下双眼努力扯出一个微笑，可我知道那比小丑还难看。他比筱杰大五岁，筱杰敬他为兄长，我还未出国念书前经常跟筱杰去他家玩。筱杰，想起阿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涌了出来。那一个月流干了我所有眼泪，以致后来不管再遇到什么事，

我都很难哭出来。是啊，在生死面前，什么都是小事。

“筱贤，不哭，有我在。”他揽过我，也不管我脸上的“妆容”是否会蹭花他雪白的衬衫。我在他怀里渐渐停止抽泣，他的身上仿佛有种魔力，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。也许是耗尽了全身的气力，我躺在他怀里睡去。迷糊中，他好像打横抱起我，司机拉开车门……

醒来之后，已经在自己的房间。闻着枕上熟悉的味道，抱紧被子，不禁又悲从中来。银行已发来律师函，过几天这层楼就要被收走。我只想替阿嫂和未出生的孩子保住这层楼才跑去求那个畜生，却换来这难以磨灭的耻辱！言辰，香港宝生银行少东家，也是我们庄家最大的债主。想到阿嫂，我一个激灵，立刻掀开被子，赤脚冲了出去。打开主卧室，床上收拾得齐齐整整，床上还挂着兄嫂的婚纱照。两人十指紧握，唇边眼角都漾着幸福，不过一年竟天人永隔。“阿嫂……”我轻声唤道，空荡荡的房间只传来回音。心头一紧，又转身向楼下冲去，打开厨房门终于松了口气。阿嫂怀有八个月身孕，因是双胞胎，肚子比一般的孕妇要大，动作很是迟缓。听到声响，她微微侧过头，温柔地道：“筱贤，醒了啊，我煮了早餐。”我知道阿嫂的痛不比我少，也知道她为了肚里的孩子一定会坚强，我又有什么借口软弱呢？

早餐很简单，两杯热牛奶，两个水煮鸡蛋。阿嫂讪讪地说：“雪柜里只剩下这些了。”我鼻头一酸，扭过头去，再回转身已挂着微笑：“阿嫂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”大肚婆正需要营养，突然失去家里的顶梁柱，我们的生计竟然都成问题。

“筱贤……”阿嫂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她也竭力抑制。

“真的，我约了老同学在半岛酒店 Brunch(早午餐)，现在吃了哪还吃得下啊！”我夸张地拍拍肚皮，向楼上走去，“阿嫂，你快吃吧，我上楼换衣服去。回家的时候我会顺便去超市大采购的。”家中的女佣、司机全都放走了，我们姑嫂的未来一片渺茫，实在没有闲钱等人服侍。

“南哥昨晚打到家里说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就去了你房间，看到桌上的八卦周刊，我想你可能是去找言辰……”阿嫂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我不敢再听，就像遮羞纱被人揭开，余下不堪的灵魂。急急掩上门，站在镜前审视自己，苍白的皮肤，深陷的眼窝，睫毛纤长，此时投下来，更是覆下一层阴影，愁绪难解。一个月前接到哥哥的死讯，我还在伦敦 LSE(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)校园的草地上，捧着金融学课本懒懒晒着太阳。接到阿嫂的电话，那种感受永生难忘，仿佛被人当头淋下一盆凉水，每个毛孔都渗着寒气，夏末的季节我开始瑟瑟发抖。肩头兀地多了只灰色蝴蝶，正要掬在手心，它已轻轻飞走，在我头顶绕了几圈才不舍离去。我呆呆望着，直到看不见踪影，眼泪簌簌地流，顺着脖子流进衣襟，濡湿一片。阿哥，是你吗？听老人说，但逢有亲人离世，便会化作蝴蝶前来报讯。我比阿哥小十岁，自我记事起身边便只有阿哥一个亲人，心脏病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史，可我没想到哥哥未满四十也会猝死。家庭医生明明每年都有帮他安排体检的啊，哥哥，哥哥，满脑子都是阿哥的音容笑貌，拔足狂奔，我要马上赶回香港……

十多个小时风尘仆仆，我已跪倒在阿哥的灵堂前。白菊黑纱，冰冷的照片，没有生气的灵魂。阿嫂怀了身孕，只靠在一旁的椅子

上嘤嘤哭泣。我被人接过行李，带去一旁的偏厅换上麻衣。只觉自己也好似行尸走肉，幻想了无数次崩溃的场景，此刻却忽然欲哭无泪。接着又被人带到灵前站定，来拜祭的亲友轮流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握手、答礼、致谢，我机械地一下下弯腰，直到耳畔传来醇厚的中音：“雅婷、筱贤，节哀顺变！”他的手温暖绵软，传来令人心安的力量。我凄楚地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：“谢谢南哥！”他穿着全黑的西装、衬衫，眉宇间也笼着悲戚，对上我的眼神禁不住泪光一闪，迅即移开视线。随行的杜权、雷天也上来致礼，他们跟南哥一起做事，和筱杰也熟识。雷天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，声音里甚至带了哭腔。我知道他们都是阿哥的多年好友，无言感激。南哥似乎还有要事，接了个电话就和一行人匆匆离去。我当然理解，身为几家上市公司的主席，很多事都不能顺遂自己心意。他能来拜祭哥哥已属难得，在这凉薄现世，有多少是人走茶凉。阿哥生前性喜交友，但今日像南哥这样身份的就只有他出现了，很多都是打发手下封一份帛金了事，唯恐染了晦气似的。连阿哥公司的股东都没有出现。公司负债累累，他们也像身上爬满了蚂蚁，家里人还都防着他们烧炭、跳楼。今日不知明日事，天堂地狱只在一夕之间。

二

鞠了一天的躬，腰腿都快要不属于自己的。不过也好，肉体上的疼痛也许能暂缓精神上的折磨。亲友们快要散去时，又进来几个身着黑西装的人，我勉力站起，正要鞠躬，忽听来人道：“请问哪位是庄筱贤小姐？”

我迟钝地望了他们一眼，接话道：“我是。”

“这个请你签收一下。”带头的那个人拿出一份封了火漆的文件。我正要接过，旁边的阿嫂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角，低声说了句：“不要！”

“庄小姐！”来人似乎也很无奈，继续说，“庄林雅婷女士一直拒绝签收这份银行的律师函，我们得悉你今日回港，只有麻烦你在这上面签字。”

我心里一凉，也明白大半。之前就知道阿哥投资了很多雷曼的股票，看到雷曼破产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打给阿哥，阿哥直说没

什么，家里的事不用操心，要我安心读完博士学位。我想阿哥心脏病突发跟这个也不无关系吧，现在他尸骨未寒，银行就赶着上门催债。想到这里，我目光冷凝，望着来人。他们竟不敢和我对视，手中那份文件却坚持不肯收回。我心中清楚他们也是职责所在，真正的债主居心何在我也明白，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我签！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骚扰庄林雅婷女士！”

大笔落下，我站在阿嫂身边，将她的身子拢向自己。突然明白哭不出来的理由，我要代替哥哥担下这一切，现在不是该哭的时候。

回到家，安顿好阿嫂。我知道时间不多，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顾不得洗漱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圣巴黎女校同学录，一个个电话试拨过去：“Hey Ann，是我，筱贤。刚刚回到香港啊，改天出来吃饭！对了，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言雪的电话……”

我没想到言雪能那么爽快答应和我见面，我们虽是同窗却不是知己，她在学校时什么都爱跟我比，芭蕾、朗诵、绘画、小提琴、游泳……总之我参加的课外活动，她都一定报名，直到中学毕业汇演的时候，她的视线再也没离开过台下的筱杰。后来她再出现时就坐在阿哥的座驾里甜甜对我笑，当时我只觉得这个女生虽然好强、任性，心眼倒也不坏。既然阿哥喜欢，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。后来我在英国念书，对他们分手的原因也不太清楚，只是知道两人当时闹得很不愉快，阿哥独自去西藏朝圣，三个月后就娶了现在的阿嫂，林雅婷。我从英国赶回来参加婚礼才第一次见到雅婷，雅婷是马来西亚华侨，跟言雪完全是两个类型，温柔娴静，一整晚都依附

在阿哥身边，偶尔抬眼也是不胜娇羞。我不知道言雪为什么会来，她竟然穿了一袭红色拖地长礼裙，在别人的婚礼穿红色本属大忌。我不动声色地走到她身边，用身子挡住她。言雪眼里的寒意足以凝结一切，我却毫不畏惧，两人就这样对峙着。筱杰和雅婷正在台上讲述两人相识的经过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台上。

“让开！”言雪冷冷地道。

我不为所动，心中又不忍劝道：“阿雪，我不清楚你和阿哥分手的理由，却明白你心中的痛。可事已成定局，你这样又是何苦呢？”

言雪的眼里蒙起层层水雾，但仍倔犟地绞着手指，我这才发现她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三克拉菱形钻戒。

她咬着唇怨怼地说：“我来，是要把这个还给他！那天吵架，我只是撕碎了我们所有的合照，并没有扔掉戒指。我是骗他的，他为什么再不来哄我？以前都是这样的啊，他一哄，我就心软了。我苦等了三个月，却等来他与别人结婚的消息，他明明就应该娶我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哽咽难言。

“阿雪，别这样，走，我们去洗手间。被记者拍到不好看！”我一声叹息，言家在城中也是名门望族，想不到言家长女，骄傲如斯的她也会失态人前。台下突然掌声雷动，还伴有尖叫欢呼声，原来台上的筱杰和雅婷正深情相拥，缠绵亲吻。

言雪身体一僵，甩开我的手，咬牙吐出几个字：“庄筱杰，你会为你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！”有物体从她手中滑落，掉在绵软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。我忙蹲下身拾起，正是那枚菱形钻戒，上面却染了血，再抬头只见滴滴鲜血从言雪的指尖滑落，在白色的绒

毯上触目惊心。想是她把戒指摘掉握在掌心，用力所致。言雪已经转身离去，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。我连忙吩咐酒店职员将地毯上的血迹处理干净，捏着那枚戒指，不禁心惊肉跳。

此时的言雪坐在办公桌前头也不抬，我在旁边的沙发等得难堪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阿雪，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是为什么事！”

“叫我言小姐！”言雪一身素服，剪了短发，面容憔悴，眼神空洞，只是死死望着面前的文件。

“好，言小姐！”我走到她面前继续说道，“能再宽限一点时间吗？我会想办法筹钱还债的。车子、家里的古董、字画你们都可以收走，我只想保留庄家大宅。”

言雪不为所动，冷冷地说：“银行有银行的规定，恕我无能为力！”

“好，就算你不顾念我们的同学之谊，那你和筱杰的十年情又算什么？！”我握住她的手腕，她掌心的那条伤痕还清晰可见，“他现在尸骨未寒，你们就赶着来收楼，他在地下也不会心安的！”

她终于抬眼正视我，眼中的伤痛却转瞬即逝，语气近乎恶毒：“放手！我为什么要让他心安？他老婆孩子无家可归关我什么事？！我们又不是开慈善机构的！”她用另一只手按了呼唤铃，“保安，将庄小姐请出去！以后都不要让她再出现在这里！”

我一时气结，怒道：“你既然早就准备拒绝，为什么还要答应见我？！”

她开始歇斯底里地笑：“我就是想等着你来求我啊！你们庄家没一个好东西！庄筱杰、庄筱贤，想不到你也有求我的一天吧，哈

哈哈！”

看着她情绪失控、语无伦次的样子，我知道多说无益，只好跟着保安向外走去。走廊尽头，一扇敞开的大门前立了个人，逆光中，看不清他的样子，却听保安恭敬地称了声：“言先生！”

虽然看不清表情，却直觉这位“言先生”的目光胶着在我身上。由不得我迟疑，保安已将我请进了电梯。

走出大厦，香港的天气十之八九都有阳光，可在中环林立的大厦下却一丝也透不进来，我的心也如此般阴霾。

“言先生！”脑海里突然回响起这个称呼。对，宝生银行不止言小姐，还有两位言先生，集团主席和他的大儿子言辰，刚才那位看体型应该是后者。这个言辰的行踪不难掌握，八卦周刊经常在兰桂坊拍到他，还有那全港独一无二的 Bugatti Veyron（布加迪·威龙）。思索间不知不觉就走到海边，离建筑物远了，出乎意料竟有阳光洒在身上，平静的海面也波光粼粼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决定再放手一搏。

三

一进房间就瘫倒在床上，很累很累，望着天花板却无法合眼。以前万事都有阿哥担着，我就像个小公主一样无忧无虑。还记得中学毕业演出，我表演的节目是《小天鹅之死》芭蕾独舞。筱杰穿着滚金边的燕尾服来捧场，他坐在台下是那么的醒目，一直用微笑给我鼓励。当最后一个音符终止，我缓缓伏在腿上，台上的灯光也全部熄灭，偷眼望下去，竟看见阿哥似乎在抹泪。那时还在暗笑阿哥太入戏……心中悲恸，不敢再想。我缓缓阖上双眼，庄筱贤，你要坚持下去，保住庄家祖宅是当务之急！

倏然从噩梦中惊醒，一头冷汗。我条件反射地抬手看看腕表。还好，才夜晚十点，今天周末，Party Animal(派对动物)应该还没从家里出发。我走进洗手间，自己都被镜中人吓了一跳。洗了把脸，拿出化妆包，开始认真描画。这个样子冲去找言辰，估计还没靠近就被他身边的保镖撵走了。最后涂上桃粉色的唇膏，气色顷刻好转。

打开衣帽间却有点犯愁，我很少去夜店铺，也不知穿什么才合适。最后找出一条蓝白间条的海魂裙，这条连身裙虽是弹力面料，但剪裁得当，穿在身上也不显暴露，只是后背挖得略深，所以我又拿出一件黑色小西装套上。乌黑的直发梳成马尾垂在脑后。

收拾得当，我走出自己的房间，阿嫂睡得早，尚幸长毛地毯淹没了脚步声，应该不会吵醒她。我开着自己的宝马 Z4 从南湾道出发，向兰桂坊驶去。到了兰桂坊我没有停车，先绕着几条街慢慢开，想找到言辰的 Bugatti Veyron。谁知言辰没找到，却遇到很多搭讪的，还有几个喝醉的鬼佬粗暴地拍打车门，吓得我赶紧开走。转念一想，言辰的车这么招摇，应该不会停在路边，我应该从附近的车库着手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这辆上黑下橙的尤物终于出现在我眼前。刚好旁边还有个空位，我小心翼翼地将车泊进去，香港的车位实在太考技术，我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当下要是刮花这个“美人”，把我卖了都赔不起。

站在喧闹的街头，我无所适从，根本不知道要从哪个酒吧找起。很少穿高跟鞋，脚已隐隐生疼，想想还是回到车上守株待兔吧。我用手肘支着车窗，听着巴赫的《圣母颂》，心灵感受到一丝慰藉……

“嘭，嘭嘭！”我突然被一阵敲打声惊醒，懵懂地睁开眼，就被一张放大 N 倍的人脸吓到。

窗外的人嘴一张一翕，很急切地说着什么，我听不太清，恍惚中又下意识地将手袋抱在胸前，渐渐才看清，他，好像是言辰。没错，是言辰，凭着八卦周刊的指引，兔子真的撞上树来。我欣喜地

放下手袋，打开车门，他猝不及防，捂着挺直的鼻梁退了好几步。

“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撞着你吧！”我伸出手又停在半空，是想怎样，替他揉揉吗？讪讪地缩回手。他是恼了，手捂着脸，眉毛拧在一起，眼里露出责备的神色。我等着他的责难，他果然连珠炮似的开火，说的却不是这件事：“庄筱贤，你不要命了吗？！开着冷气在车里睡觉！这点常识都没有，这十年你在英国怎么活大的呢！要不是我忘了手机，回车上拿，都不知谁会发现你……”

我越听越惊讶，嘴微张，愣在当场。兔子认识树，居然还对树关怀备至。

他也意识过来，打住话语，作腔拿势地挺直腰板，黑白分明的眸子却锁住我的双瞳。

“你好，我是庄筱贤，你认识我？”形势未明，我决定探探虚实。

他反应也算快，轻描淡写道：“我家姐以前和你哥拍拖十年，你的照片我也见过。”我恍然大悟，也记起今天的目的，正要开口却又被另一个声音打断。

“Hey，阿辰，手机拿到吗？大家都在等你呢！”一个斯文清瘦，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也走了过来，看到我的刹那，眼神瞬息万变，淡淡一笑已云过风清。

“你好，我是庄筱贤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柳清源，阿辰的朋友。”

柳清源？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如果没猜错，他就是言辰多年好友，大马拿督柳志健的长子。

不愧是名门之后，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已往后退去：“阿辰，你们

有事先聊，我会告诉他们不用等了。”

言辰已镇定下来，仿佛猜出我的来意，嘴角一挑，说：“你是特地在这里等我？”

“是，我阿哥欠你们银行的钱。我会尽快想办法还清，可不可以不要收我家的房子？！”我也单刀直入。

“还，你用什么还？”他不置可否地挑眉。

是啊，一直以来阿哥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我就像象牙塔里的公主，学校的金融知识无疑纸上谈兵，要在短短时间凑这几千万谈何容易。但我在阿哥的灵前发过誓，一定要守护庄家祖宅。我想起学校里追我的那几个二世祖，可以找他们筹钱，现在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都在所不惜。无数念头在我脑海里转过，我咬着唇抬头迎上他的目光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筹到钱的！只要你们宽限点时间。”

他仿佛读懂了什么，眸子里竟蕴出一阵薄怒：“你不会想押上自己吧？”

我抿紧唇没有作声，眼神却丝毫不退缩。

！他微转头，竟一拳砸在自己车窗上，没再看我，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“好，如果你要这样做，不如卖给我！”

我的眼里倏然有了泪意，羞辱、委屈、忍耐五味杂陈，但我的声线却听不出任何感情：“如果你能帮我解决燃眉之急，我跟你走！”

“上车！”他坐进驾驶位，不再理我，停车场惨淡的灯光映在他冷峻的侧脸上竟丝丝生寒。

我期期艾艾地走到另一侧，深吸口气也拉开车门。车身太矮